

是谁杀死了苔丝狄蒙娜？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蒋云珍*

摘要：作为一部“性格悲剧”，莎士比亚的《奥瑟罗》长期以来一直备受评论界的关注，但它更是“社会悲剧”的典范。本文从人性的弱点（个人因素）、种族问题和女性地位（社会因素）三方面分析了女主人公苔丝狄蒙娜的死因，突出该悲剧的社会原因。

关键词：苔丝狄蒙娜 悲剧 嫉妒 种族歧视 女性地位

莎士比亚一生创作了一批辉煌而又抑郁愤怒的悲剧作品，主要表现人与社会、人与人、个人内心深处的冲突，被称为“性格悲剧”和“社会悲剧”的典范。作为其四大悲剧之一的《奥瑟罗》既是一部“性格悲剧”，更是一部“社会悲剧”。

相信每一位读者和观众都不会忘记最后一幕中奥瑟罗绝望的呼喊：“啊，苔丝狄蒙娜！苔丝狄蒙娜！死了！啊！”和他痛心的自责，“啊，傻瓜！傻瓜！傻瓜！”（朱生豪，2001：第五幕第二场）美丽温柔的苔丝狄蒙娜死了，她的死激发了我们的怜悯和恐惧，也引发了我们对悲剧根源的追问：是谁酿成了这场不可挽回的悲剧？是谁杀死了苔丝狄蒙娜？

作为一部“性格悲剧”，《奥瑟罗》围绕人性弱点，刻画了剧中人物外表与内心的冲突。剧中人物个性鲜明，尤其是“嫉妒”这一人性弱点在奥瑟罗和伊阿古两个主要人物身上都显露无遗，是导致苔丝狄蒙娜死亡的直接原因。

在作者与读者眼中，奥瑟罗无疑是值得肯定和同情的人物。作为一名军人，他骁勇善战，同土耳其人历次浴血作战中都指挥有功，是治军用兵方面的大将之才。面对苔丝狄蒙娜的父亲勃拉班修的挑战和威胁，他表现出应对突发事件的镇静、宽容和幽默感；在处理凯西奥酒后打斗事件时也保持了自制、冷静和原则性。但这个在战场上能够征服一切的英雄却未能战胜自己性格上的弱点——嫉妒、轻信和自卑。他看似充满节制与自信，却轻信虚假的表面现象，轻易认定妻子和凯西奥关系暧昧，在悲愤与绝望中亲手扼死了无辜的苔丝狄蒙娜，并最终选择自杀来结束他悲惨的命运，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如果说奥瑟罗是疯狂嫉妒的杀手，反面人物伊阿古则是该悲剧的导演。他貌似忠良正直，实则伪善狡诈。正如他对罗德利哥所言，他之所以跟随奥瑟罗，“既不是为了忠心，也不是为了义务”，只不过是利用他达到自己的目的，“世人所知道的我，并不是实在的我。”（第一幕第一场）这就是他的生活信条。他忌恨奥瑟罗，因为奥瑟罗没有任命自己为副官，并怀疑奥瑟罗看上了他妻子爱米利娅；他对凯西奥怀恨在心，因为他年轻漂亮、风度翩翩，令自己相形见绌，认为他跟爱米利娅也有些暧昧。伊阿古的世界由两类人构成——骗人者和受骗者。他自认为属于聪明的第一类人，但奥瑟罗的存在打破了他的世界观。皮肤黝黑的奥瑟罗不是伊阿古引以为豪的本国国民，但其生活和事业却远比伊阿古成功，这是他忌恨奥瑟罗的另一个原因。他多次说，“我恨那摩尔人”，这种仇恨注定会产生报复。他拒绝承认奥瑟罗是第一类人，那他就必须证明奥瑟罗是受骗者，是头“大大的驴子”。从他的内心独白我们可以看出他的狡诈：“那摩尔人是一个坦白爽直的人，他看见人家在表面上装出一副忠厚诚实的样子，就以为一定是个好人；我可以把他像一头驴子一般牵着鼻子跑。”（第一幕第三场）洞悉人性的他使尽卑鄙手段，利用奥瑟罗的嫉妒令他相信妻

* 蒋云珍，女，硕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通讯地址：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系，邮编：100024。

子的不贞，一手导演了这场悲剧，最后自己也受到了正义的惩罚。

作为一部“社会悲剧”，《奥瑟罗》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现实，剧中复杂的种族矛盾和女性地位的低下是导致苔丝狄蒙娜死亡的社会原因。

对《奥瑟罗》的诸多评论集中在对剧中人物性格弱点的分析上，忽略或淡化了其中的种族矛盾和奥瑟罗的种族归属问题，这大大降低了该剧的悲剧性。白人的种族优越感和对黑人的种族歧视是害死苔丝狄蒙娜的隐形杀手。该剧的全称《奥瑟罗——威尼斯的摩尔人》首先点明了主人公的种族身份——黑皮肤的摩尔人。对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人而言，摩尔人是指非洲黑人（blackamoor）。早在16世纪中期，英国就开始了贩卖非洲黑人的奴隶贸易，随着奴隶贸易的合法化，英国国民的民族自豪感不断增强，白人种族主义优越感日益膨胀，种族主义者对不同于本族的异族人抱有越来越深的偏见和歧视。在当时盛行的道德剧中，象征罪恶的角色（Vice）总是由全身被涂成黑色的演员扮演，是黑暗地狱的象征。而黑皮肤的摩尔人则被看成是Vice的后代，被视为恶的代言人（McEachern, 2002: 139）。“黑”总是和罪恶、死亡等联想在一起，黑皮肤的异族人被描绘成好色、野蛮的奸诈之徒。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英国戏剧家马洛在其剧作《泰姆勃兰》中就描绘了摩尔人因为他们的黑皮肤在战场上把对手吓得不寒而栗的情境。（Andrews, 1985: 237）《威尼斯商人》中的摩洛哥王子也因其“魔鬼般的”黑皮肤被鲍西娅拒于千里之外。《奥瑟罗》的故事源于辛提欧（Giraldi Cinthio）的一篇短篇小说，作者的写作意图带有极强的种族歧视性，目的是告诫意大利妇女不要和性格、生活方式异于本国人的异族人结婚。（Brown, 2001: 220）而莎士比亚却大胆颠覆了当时的主流观点，肯定了黑人奥瑟罗的价值和异邦黑人与白人贵族小姐的婚姻，这在当时无疑是极为大胆的创举。

全剧的第一场就暴露了威尼斯白人对异族黑人的种族歧视，白人眼中的摩尔人丑陋、淫荡而野蛮。浪荡公子罗得利哥垂涎于苔丝狄蒙娜的美貌和财富，得知她成为奥瑟罗的妻子后，对“交上大运”的奥瑟罗充满忌恨，称其为“厚嘴唇的家伙”、“贪淫的摩尔人”，语气中不乏嫉妒、淫秽和贬抑。伊阿古对“黑将军”上司的评价更为恶毒，把他形容成与“白母羊交尾”的“老黑羊”、“魔鬼”、“黑马”、“好色的摩尔人”等等。这种白人优越感使伊阿古成功地利用了其他人的种族偏见。

公爵、勃拉班修和诸位元老是威尼斯权势人物的代表，拥有大量的财富和高贵的地位，他们为自己身居高位而自豪，并无时不表现出作为白人统治者的优越感。作为一位由威尼斯贵族任命的将军，奥瑟罗征战无数，屡立战功，威尼斯人对他评价极高，称他为“勇敢的摩尔人”、“英勇的奥瑟罗”；勃拉班修也很看重他，经常邀请他去家里，似乎所有人都把奥瑟罗看作了他们中的一员；但要同意他娶一位他们中的贵族小姐，那又另当别论了。在他们看来，威尼斯的年轻女子若爱上了黑人，一定是不正常的爱情，而出身高贵的苔丝狄蒙娜选择嫁给一个外来的摩尔人更是有悖常理。他的婚姻使他立刻被排除在威尼斯主流社会之外，成了白人社会中的“他者”。根据威尼斯法律，奥瑟罗被指控的罪名足以判他死刑。而此时传来土耳其军舰袭击威尼斯所占有的塞浦路斯的消息，在这个紧急关头，威尼斯当局把希望寄托在奥瑟罗身上，因为只有战功赫赫的他能够指挥军队抵御土耳其人入侵。狡猾的伊阿古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情势那么紧急，要不是马上派他前去，他们休想找到第二个人有像他那样的才能，可以担当这一个重任。”（第一幕第一场）因此，当勃拉班修把奥瑟罗告到元老院时，威尼斯大公出于战争的需要，并未对这场婚事加以干涉，反而敦促勃拉班修接受这个女婿，并称赞奥瑟罗，“倘然有德必有貌，说你这位女婿长得黑，远不如说他长得美。”（第一幕第三场）公爵是奥瑟罗的庇护人，在全剧所有白人贵族中，他对奥瑟罗的评论是最友善的，但读者一定不会忽略他说这句话时那种随意的轻蔑口吻和固有的种族优越感。在威尼斯人看来，悲剧的最终发生正是这一他们眼中“不正常”婚姻的自然甚至是必然结果。不难理解，在这样一种种族歧视的氛围里，奥瑟罗会因为自己的种族背景和肤色而怀疑自己“黑并美丽着”。

最受这一“不正常”婚姻打击的是苔丝狄蒙娜的父亲。不论就奥瑟罗的肤色还是就他的财产而言，勃

拉班修都不会认他作婿。得知女儿背着他和摩尔人结婚，他甚至后悔没把她嫁给游手好闲、整天吃喝玩乐的威尼斯花花公子罗德利哥。他不明白为什么女儿“一个素来胆小的女孩子，竟会不顾国族的畛域，把名誉和一切作为牺牲，去和她瞧着都感到害怕的人发生恋爱！”（第一幕第三场）“像她这样一个年轻貌美、娇生惯养的姑娘，多少我们国里有财有势的俊秀子弟她都看不上眼，倘不是中了魔，怎么会不怕人家的笑话，背着尊亲投奔你这个丑恶的黑鬼的怀里？”（第一幕第二场）做父亲的不能接受女儿爱上一个奥瑟罗那样的人，这简直是贵族阶层的奇耻大辱。他在庄严的元老院会议上控告“恶贼”奥瑟罗，声称他是“用江湖骗子的符咒药物引诱她堕落；因为一个没有残疾、眼睛明亮、理智健全的人，倘不是中了魔法的蛊惑，决不会犯这样荒唐的错误的。”（第一幕第三场）因为女儿这桩“不正常”的婚事，勃拉班修很快就因悲伤过度而死。由此可见白人与黑人之间的种族鸿沟之深，而奥瑟罗和苔丝狄蒙娜因为跨越了种族界线，就必然受到主流社会的惩罚。

作为一位在战场上指挥若定的将军，奥瑟罗是自信的；而身为一个摩尔人，他始终是孤独而自卑的。表面上他很自信自己的人品和地位，但他自始至终无法否认自己是个黑人，是白人主流社会的外来者（outsider），他的命运完全取决于威尼斯的元老重臣们，也清醒地意识到主流社会对他的态度和对他的婚姻的评判。在他内心深处，他觉得自己配不上苔丝狄蒙娜，因为他既没有漂亮的容貌，相称的年龄，也欠缺风雅的举止。他怀疑甚至否认自己能够吸引年轻貌美的白人姑娘苔丝狄蒙娜。这也正是他最终能够接受妻子不忠的最可靠的理由，而伊阿古就趁机利用了他的这种恐惧和不安全感，他提醒奥瑟罗：

“当初多少跟她同国族、同肤色、同阶级的人向她求婚，照我们看来，要是成功了，那真是天作之合，可是她都置之不理，这明明是违反常情的举动；……恐怕她因为一时的孟浪跟随了您，也许后来会觉得您在各方面不能符合她自己国中的标准而懊悔她的选择的错误。”（第三幕第三场）

这番看似善意的话正好刺中奥瑟罗的软肋，提醒了他的种族身份，加深了他不愿承认的疑虑，增强了他埋藏于心底的自卑感，并最终相信了伊阿古的谗言。他开始想象妻子的名誉像自己的脸一样“黝黑”，并认为“也许因为我生得黑丑，缺少绅士们温柔风雅的谈吐；也许因为我年纪老了点儿，所以她才会背叛我。”（第三幕第三场）正如评论家 W. H. 奥登所言，“伊阿古告诉奥瑟罗的一切只是向他证明了他心里早已存在的猜疑而已。”（Andrews, 1985: 516）当奥瑟罗听信了伊阿古的挑拨后，美貌温柔、世上最可爱的女人在他眼中成了“美貌的魔鬼”、“威尼斯的狡猾的娼妇”。所谓的“背叛”疯狂地啃噬着奥瑟罗的心，个人的荣辱和种族的尊严需要奥瑟罗采取行动，报复这奇耻大辱。至此，我们已经毫无疑问地预见到了苔丝狄蒙娜的悲惨结局。一度和谐高贵的爱情演变成一场悲剧，一个战场上的英雄却不幸成为了种族主义的受害者。《奥瑟罗》展现了一场生与死的斗争，一场勇敢的将军奥瑟罗与卑鄙的小人伊阿古之间的斗争，一场黑皮肤的摩尔人与白皮肤的威尼斯人之间的种族斗争，而美丽温柔的苔丝狄蒙娜成了这一斗争的牺牲品。

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除了以政治手腕和贸易财富闻名外，还是高级娼妓集中之地。男人们在外喝酒狂欢，追逐名利和女人，妻子们被认为像水一样轻浮，受到无端的猜忌。在莎士比亚时代，女性地位低下，所受教育仅为提高她们的时尚娱乐价值，如舞蹈、交际礼节、精美的针线活，以及厨艺和家务等。女性的重要使命就是嫁个好丈夫，因此，父母们不惜花费高昂的学费送女儿去学习这些技能。对妻子而言，丈夫就是她们应该绝对服从的主人，女性处于作为“第二性”和“他者”的低下地位，被排斥在男性中心社会之外。

《奥瑟罗》里有很多表达女性嫌忌倾向的言词，读者可以从中看出以男性为主导的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轻视和当时父权中心思想的根深蒂固，这也是导致苔丝狄蒙娜死亡的另一社会原因。罗德利哥费尽心机追求苔丝狄蒙娜不是出于爱情，而是把她当作获取名利的工具。比恩卡热恋着她的情人凯西奥，盼望和他结婚，但在他眼里，她不过是个令人可笑的“可怜虫”、“臭猫”和“淫妇”。当他和伊阿古说起比恩卡时，语气中充满不屑，说自己绝不会糊涂到要和她结婚，全然把她当作笑柄。伊阿古更是个极端大男子主义者，他对奥瑟罗说：“我知道我们国里娘们的脾气；在威尼斯她们背着丈夫干的风流活剧，是不瞒天地的；

她们可以不顾羞耻，干她们所要干的事，只要不让丈夫知道，就可以问心无愧。”（第三幕第三场）他鄙视所有的女人，认为世上没有几个真正贞洁的女人，在背地里称苔丝狄蒙娜是“狡猾的威尼斯女人”，当面骂比恩卡是“声名狼藉的娼妇”。他对自己的妻子毫无尊重，当她面说自己“娶了一个愚蠢的老婆”“长舌的淫妇”。正如爱米利娅对苔丝狄蒙娜所言：“男人是一张胃，我们是一块肉；他们贪馋地把我们吞下去，吃饱了，就把我们呕出来。”（第三幕第四场）这番描述生动地刻画了女人被男人物化的处境。在伊阿古的挑拨下，奥瑟罗相信了苔丝狄蒙娜的“背叛”，这是对他的夫权地位的重大打击，他悲叹自己只是在名义上拥有可爱的苔丝狄蒙娜，却没能支配她的喜怒哀乐；所谓的背叛挑战了他的夫权地位，他心中燃烧着嫉妒、愤怒和复仇之火，“啊！从今以后，永别了，宁静的心绪！永别了，平和的幸福！永别了，威武的大军、激发壮志的战争！”（第三幕，第三场）在这样一个男人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社会，女性处于被压抑、审查、支配和观看的地位，她们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

苔丝狄蒙娜是勇敢的，她能够战胜种族偏见，自主选择自己的婚姻；苔丝狄蒙娜又是软弱的，在丈夫面前，她逆来顺受，甘愿屈从“第二性”的地位而丧失自我。看到丈夫神气暴躁，她会一再地为他找借口开脱，她说：“我们不能把男人当作完美的天神，也不能希望他们永远像新婚之夜那样殷勤体贴。”（第三幕第三场）她甚至因为自己心里对他的抱怨而自责，认为一定是自己做错了事，全然应该受到这样的待遇，对他说，“您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我总是服从您的。”（第三幕第三场）她一心想着不再惹他生气，想着怎样去重新获取丈夫的欢心和宠爱。她的软弱还表现在面对死亡时没有积极抗争，而是选择消极顺从。在奥瑟罗的责问辱骂下，明知丈夫“在说杀人的话”，可她没有争辩，更没有反抗，只是苦苦哀求：“愿上天垂怜于我！”“愿您大发慈悲！”“啊，我的主，把我放逐，可是不要杀我！”（第五幕第二场）当爱米利娅看到垂死的女主人，问谁是杀人凶手时，她还把罪责揽到自己头上，“谁也没有干；是我自己。再会吧；替我向我的仁慈的夫君致意。”（第五幕第二场）她的顺从和软弱把她进一步推向了死亡，甘居从属地位的她最终成为献祭于父权文化的牺牲品。

苔丝狄蒙娜由一个敢于反抗父亲的女儿变成了一心顺从夫权的妻子，而爱米利娅则是从一个逆来顺受的妇人到后来变成了勇于向男权社会挑战的勇士。从第一幕到第四幕快结束前，我们所看到的爱米利娅是一个善良却很软弱的女人。为了讨丈夫喜欢，她为他偷偷拿到女主人的手绢。她甚至表示如果能使丈夫当上皇帝，她愿意为了整个世界而出卖自己的贞操。但到第四幕快结束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向男权挑战的斗士。爱米利娅勇敢地宣称：“妻子的堕落总是丈夫的过失；……我们也是有脾气的，虽然生就温柔的天性，到了一个时候也是会复仇的。让做丈夫的人们知道，他们的妻子也和他们有同样的感觉；……所以让他们好好地对待我们吧；否则我们要让他们知道，我们所干的坏事都是出于他们的指教。”（第四幕第四场）这段直率坦白的表述无疑是对父权语言中心主义的颠覆。即使在今天，爱米利娅的这番女权主义宣言也无疑是大胆而前卫的。（Brown, 2001: 212）她终于摆脱了对丈夫的屈从，不顾伊阿古的威胁，揭露了事情的真相，最后倒在丈夫的剑下。

年轻貌美的苔丝狄蒙娜死了，她死在了致命的人性弱点、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男权的强大和女性的软弱这三把利剑之下。高贵温柔的苔丝狄蒙娜死了，留给读者和观众的唯有深深的遗憾和惋惜。

参考文献：

1. Andrews, John F. ed. *William Shakespeare: His World, His Work, His Influence*. Vol I & II.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85.
2. Brown, John Russell. *Shakespeare: The Tragedies*. London: PALGRAVE. 2001.
3. McEachern, Claire.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hakespearean Traged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4. 莎士比亚. 朱生豪译. 奥瑟罗.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1. (本文所引剧中中文皆出自该书, 特别注明处例外)

(责任编辑：朱晓珍、陈 雯、周 化)